

西園存稿附錄前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補史傳



元孫紹演



太昊母

華胥氏太昊母也上古有華胥國莫詳其所自始  
母居華胥之渚詩含神霧謂即雷澤未知是否母  
偕叔嫫游於渚濱見巨人跡決履跣之意動青虹  
遶焉遂孕太昊故孝經鈞命訣曰華胥履跡恠生

羲皇或曰巨人跡即靈威仰之跡也亦未知是否  
周姜嫄亦嘗履大人跡生稷詳周本紀晉王嘉以  
華胥氏為九河神女詳夏禹本紀華胥氏卒葬於  
覆車之原今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  
陵或云太昊妃之陵非華胥氏也不可考或又以  
華胥氏即宓妃漢書注謂宓妃即洛神如淳又曰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故曹子建有洛  
神賦文多不載詳文選注子建賦初名感甄後明  
帝見之改為洛神賦余按子建之賦亦云古人有  
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斯水洛水也是未嘗遇洛  
神也蓋寓言於洛神以致思甄氏明帝改名其賦  
為洛神亦有所避耳夫宓妃無論為太昊之妃為  
太昊之女豈如漢川二女解珮以貽鄭交甫者乎  
余不敢信也

神農母

神農母曰安登一曰登有僑氏女僑一作橋亦作  
嬌賈逵曰有嬌氏古諸侯又云上世國名春秋時  
有嬌固漢有嬌彥冲皆其後也姓纂以為嬌牛之

後余按螭牛乃瞽瞍之父安得以神農母為螭牛  
之後乎螭牛為神農母之後或未可知也帝王世  
紀以神農母為任姒又誤任姒乃帝嚳母帝嚳襲  
神農之號亦稱炎帝俗儒多誤以帝嚳為神農亦  
猶世紀以任姒為神農母也帝王圖譜曰安登為  
少典妃生子二人一為黃帝之先襲少典氏一為  
神農余按安登當是少典後人之妃神農乃少典  
後人之子猶太昊為燧人氏之子即左氏傳顓頊  
之子黎高陽之子元凱云爾春秋元命包安登遊

華陽之常羊感赤龍而生神農於常羊常羊地名  
羊即陽字未詳所在其云與龍感而生豈亦如劉  
媪潘夫人乎

### 神農妃

神農納桑水氏之女聽諛為妃一作奔水氏山海  
經作赤水氏莫得其詳有子十二人亦不可考

### 黃帝母

附寶有僑氏女黃帝母也一作附葆又名玄是附  
寶與神農母安登同族也河圖握矩謂附寶為地

祇之女宋時祀之爲玄天大聖母豈以附寶果名  
玄故稱爲玄天耶晉王嘉又以黃帝母爲吳樞亦  
豈以其名爲玄故稱吳耶附寶嘗出郊見電光繞  
北斗軒星感而有娠生帝於壽丘詳黃帝本紀

黃帝四妃

元妃西陵氏次妃方纍氏三妃彤魚氏四妃嫫母  
氏西陵氏曰嫫祖嫫姓國之女也嫫一作儒又作  
雷祖一作俎江夏安陸間以安陵爲西陵春秋有  
西陵羔見世本西陵生子二人曰玄囂曰昌意詳

帝學類項二總又有龍苗亦云西陵所生未考准

南王蚕經西陵始教民蚕稼月浴蚕種治絲繭以  
供衣服而民始無皺疥之患後世祀之爲先蚕帝  
之南遊也西陵氏從而殞于江夏世祀之爲行神  
漢因之余按虞舜南巡二妃亦隕于衡湘蓋傳會  
於西陵氏耳或曰黃帝好遠遊以爲道路神故後  
世出行有祖餞之事非西陵氏也此野人之語不  
足辨方纍氏莫詳其所自出感掖星之精生二子  
曰休曰清韋昭注國語以方纍爲西陵鄭樵從之

姝誤形魚氏逸其名亦莫詳其所出一作彤雷彤  
又作彤生揮及夔鼓詳帝鴻氏紀嫫母貌惡而德  
克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何傷  
遂納之嫫一作媼恐誤媼媚婦人之美者媼母安  
得名媼二子曰蒼林禺陽詳黃帝本紀

少昊母

少昊母曰干類氏名娥一曰星娥又曰皇娥晉王  
嘉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  
窮桑滄茫之浦窮桑別詳時有神童曰白帝子卽  
太白之精也降于水際與皇娥並坐而撫桐峰梓  
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  
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  
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故世俗謂男女  
期會處爲桑中詩衛風期我乎桑中是也白帝子  
答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  
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  
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涓海浦來棲息故少昊號曰  
窮桑氏亦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

其餘裔也晉書地理志唐太宗曰少昊始居窮桑而遷都曲阜沈休文補注竹書曰少昊母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旣而夢接意感生少昊河圖書又云女節生白帝朱宣少昊也皆不知何所據女節或名皇娥亦未可知也少昊有子二人元妃生倍伐次妃生厭皆詳少昊本紀元妃次妃姓氏皆不可考

顓頊母

昌意正妃蜀山氏女曰景嫫一作昌嫫大戴禮嫫又作濮世紀搜神記嫫又作僕一名女樞樞一作居詳少昊本紀又名河女又名淖子其義未詳景嫫感瑤光星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幽防亦未詳世紀曰時日月失行有星冠月如虹詩含神霧亦曰瑤光如虹冠月色正白星之光如虹乃虹貫月也河圖玉版以爲貫日未知孰是竹書紀年以昌意生乾荒乾荒生顓頊則女樞又乾荒之妃也故華陽國志謂乾荒亦娶蜀山氏女蓋本竹書未知然否余按諸書顓頊實昌意妃女樞所生而謂乾

荒生顓頊恐誤

顓頊后

顓頊有二妃曰鄒屠氏曰勝瀆氏鄒屠詳黃帝本紀鄒屠女如乘風而行足不履地故帝異而納之或云鄒屠夢八人生八子是為八凱寶櫃記曰八神又曰八力亦曰八英言神力英明也與凱之義又別詳舜本紀勝瀆氏曰媾世本古今人表媾作祿勝瀆或作勝湟亦作勝其瀆一作奔媾生伯稱卷章李出三人稱一作甬字伯服與卷章聯產風

俗通西京雜記謂聯產以後出者為兄謂先受氣也雖周辨之謂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乎竹書紀年顓頊塋廣陽里務顓之陽其陰則九嬪在焉余按九嬪之制見於周帝時豈即有九嬪乎其家方三百里世以為商家家亦未知孰是卷章即老童娶根水氏曰嬌老童娶竭水氏嬌生黎及吳回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女曰嬪生子六人三從左腹出三從右腹出皆詳顓頊本紀

帝學母

西國存種  
帝嚳母曰握哀陳豐氏女嚳之第三妃生堯者卽  
嚳母之族也帝生而握哀莫覺先儒謂與鄭莊公  
寤生同然莊公寤生先儒又有以寤生爲難生者  
若學生而母莫覺則非寤生矣

### 帝嚳四妃

古傳記司馬遷從之帝嚳四妃元妃姜嫄生棄次  
妃簡狄生契又次妃慶都生堯又次妃常儀生摯  
皆詳後

### 帝堯母

慶都陳豐氏莫詳其所自出豐一作鋒帝堯母也  
司馬遷曰帝嚳第三妃詳帝嚳本紀春秋合誠圖  
曰火帝之精起三河之間中土之陝流澗大石之  
中而生慶都於斗維之野身形長丈有似火帝茂  
食不饑年二十觀於三河之首常若神隨注云三  
河之首爲河東北端卽宋之薊州也時赤龍負圖  
出慶都讀之文曰赤受天運一曰赤帝起成天下  
寶圖之下有一像衣赤衣鬚髯尺餘長七尺二寸  
兌上豐下足履翼星時奄然陰雨慶都感之黃雲



覆焉有娠十有四月而生帝堯於丹陵故漢鈞弋  
夫人以十四月生昭帝稱堯母門丹陵未詳帝堯  
碑謂慶都與赤龍交合誠圖王符五德志亦皆謂  
慶都與赤龍合婚龍去而堯孕此卽謂漢高祖之  
母與龍交後魏詰汾方微之母同一異皆誕謾不  
足辨也晉王嘉曰秦始皇時宛渠國之民乘螺舟  
而至云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臣國先聖見冀  
州有黑風應出聖人果慶都生堯亦皆誕妄續征  
記曰咸陽堯陵東南一里有曰靈臺卽慶都陵也  
漢宣帝元和二年使使奉太牢祠堯於咸陽靈臺  
豈爾時不知靈臺爲堯母陵耶述異記咸陽縣城  
南有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  
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今一統志保定府祁州又  
有慶都縣慶都陵在焉必有一誤

### 帝堯妃

帝堯初娶富宜氏班固物表從大戴禮作散宜氏  
是爲女皇又謂之女瑩生丹朱詳堯本紀世紀曰  
女瑩生丹朱是女瑩卽女皇也唐張謂舜廟碑言

堯舜皆娶一姓詳舜妃本紀或云宋之雷澤縣西五十步有中山夫人祠續征記亦云咸陽堯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乃堯之第四妃是堯一后四妃也又有云慶都亦葬於雷澤中山夫人豈從慶而葬耶

虞舜母

舜母握登亦莫詳其所自出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舜書帝命駿曰姚氏感樞謂感樞星而生舜詩合神霧握登見大虹意動而孕豈樞星流而如虹抑見大虹又見樞星耶握登之卒不知何時繼母姓氏皆不可考

虞舜妃

娥皇女英即堯之二女與九男同事舜者尸佼曰妻以娥媵以英娥娥皇也或曰妃以育姪以瑩育娥皇字瑩即英也瑩與英聲相近漢桓帝后曰文瑩以此但世紀堯之妃女瑩生丹朱者彼此必有一誤先儒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娥皇女英皆非后也故古傳記皆不稱后羅莘曰皆妻也舜即

位乃擇立焉不知何所據或有謂娥皇女英非堯之二女乃取天下人女以克之如漢公主下嫁者皆非漢帝之女故韓退之亦謂九男乃當時公卿族人之男亦一說也若謂舜與堯同姓二女事舜是舜娶同姓此繆妄不足辨詳舜本紀大戴禮又曰舜妻堯之女女偃氏舜同姓也不知女偃卽娥皇女英否若娥皇女英外又有女偃是三女矣今岳州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歿史云舜南巡二妃追之不及聞舜死蒼梧遂相與慟哭淚沾於湘江之竹竹爲之斑斑然二妃遂投於湘江而歿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河圖玉版云堯之二女爲舜妃歿葬洞庭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注亦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鄴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惑樂正子寔字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塵錄吳松甫九疑考古並述其說國朝嘗建舜廟於衡山

蕭韶峰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者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然舜南巡溺死之說既爲謬妄二妃又可疑爲舜妃乎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是舜之不死於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爲堯女舜妻也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疑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帝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於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卽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鑿通無方尚能爲鳥工龍裳以救井廩之難詳舜本紀豈不能白兔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

爲天地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恠之談旣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而天之女又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做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於洞庭也長源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耶陳公士元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已去亂山無主鷓鴣啼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卽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徙封於商故曰商均郡國志商州有女英塚則從葬蒼梧其謬又明甚唐張建封牧弘農鞠盜有發商州堯女冢者多得大珠鏤金玉碗諸寶建封疑其冢旣不見於經

傳而又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劉禹錫輩亦以爲疑余謂舜固儉德而商均以珠玉殉母塋何足深恠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魏晉諸陵爲群盜所發唯霸陵無恙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金玉璀璨無算劉向業爲成帝詳言之矣均故喜歌舞必喜金玉其以金玉珠寶殉母之塋情所必有勢亦宜然又何疑商州所發之冢非女英耶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蒼梧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冢宣室志冢南去城十五里卽舜耕處有廟靈爽甚著開成中有盧嗣宗者入廟狎侮二妃神怖死又絳州鼓堆神祠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渭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實然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冢又明甚不待辨矣韓退之嘗爲湘源二妃廟碑曰父子夫婦人道之大二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會極其盛舜旣野死神亦不返及爲娥皇廟碑復云舜死塋蒼梧二妃從之不及而溺其承訛而自相矛盾又如此余謂考古者

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既  
塋鳴條則雖南巡矣斷非崩于蒼梧二妃一塋於  
渭一塋於商或塋於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  
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  
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  
未及詳考是而正之何也唐李龜年善歌嘗於湘  
中採訪使筵上唱王摩詰紅豆生南國及清風明  
月苦相思二詩合座莫不慘然若望南幸者龜年  
唱罷悶絕仆地四日乃甦曰遇娥皇女英二妃令

我教其侍女蘭荅唱被襖畢放還且言爾主人即  
復長安爲中興之主又何憂乎後李群玉解任歸  
潯陽經湘中題二妃廟詩三章具群玉集時群玉  
自以第三章春空便到秋色欲改之有二女郎見  
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卽爲雲雨之遊  
俄而影滅群玉遂挈其塑像而去後二年群玉重  
涉湖湘爲其友潯陽守段成式具述此事成式戲  
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時群玉遂卒  
於洪井成式哭之以詩曰曾詒黃陵事今爲白日

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雲溪友議載之甚詳  
此亦曹子建之賦洛神鄭交甫之遇漢川二女也  
今人為妖孽所中者亦徃徃有之然以污穢聖賢  
妃后不可為訓耳

### 夏禹母

夏禹母有辛氏女曰女志亦曰修己己或作紀適  
甲開山圖作女迪既歸於鯀年壯不字行抵山中  
見流星貫昴己而夢接意感遂有娠一云夢吞薏  
苡一云得一石如薏苡乃流星所化者猶桓玄母  
馬氏之類帝命驗孝經鈎命訣吳越春秋

本紀皆曰白帝以金星感之遁甲開山圖謂女紀  
於石紐泉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吞之故字禹以  
堯之五十八年戊戌六月六日生禹於石紐蓋十  
有四月云今淮南俗以六月六日為禹生辰而祀  
焉帝王世紀曰禹坼胸而生楊雄蜀本紀因之董  
仲舒亦云禹生而發於背皆屠母之說也詳禹本  
紀王克論衡曰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生聖  
人豈同於蟬乎石紐或云在楚道中有剗兒坪亦



稱痢兒坪以禹生而坼母之胸得名也至今曩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者逃於其處即不敢追捕越三年則原之畏禹之神也四川通志石紐在今茂州汶川縣西七十里今為龍安府郾道元曰汶川有石紐鄉即禹生處詳一統志而十道記以石紐為秦川地名青城記又謂禹維生石紐而起於龍冢即岷山也其地八十畝每朔望池水自溢可溉千畝禹廟在焉汶川即汶山史記汶岷通則通志為是

### 夏禹妃

后嫫劉向曰塗山氏長女也太康地記塗山故當塗國云九江當塗羅泌曰今壽春東北塗山也山在濠之鍾離西百十七里當塗故城州西九十六里有禹廟塗山神祠漢嘗封魏不害劉聖公為當塗侯國塗山有四詳具禹本紀嫫一作文橋又作嬌又名攸女或名女媧自后名女媧而女媧為婦人之疑益不可解矣禹之治水也年三十猶未娶一日行於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焉塗山之人歌曰

綏綏白狐九尾麗麗成子家室乃都攸昌呂氏春  
秋作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古今樂歌又曰綏綏白  
狐九尾麗麗我家嘉來賓爲王成子室家我都  
攸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曰白者玉服  
也九者陽數也乃娶文嬌呂氏春秋遂謂禹妻爲  
九尾白狐其誕妄如此尚書禹娶於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亦詳禹本紀淮南子曰禹治洪水  
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  
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  
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余  
按父既化爲熊子亦化爲熊耶此荒誕不足辨第  
今廣德州祠山廟神張渤長興縣人欲疏涇瀆通  
廣化身爲豕役陰冥通之爲夫人李氏所窺其工  
遂止今祠者不以豕詳三柳軒雜識不可謂禹化  
熊爲誕也劉向曰禹八年於外趨常獨居能明教  
訓而致其化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  
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墮君子謂塗山  
疆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列

女傳贊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  
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詳列  
女傳或曰后趨嘗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  
而此南音之始也羅長源曰南樂名胥鼓南又以  
雅以南若遂箭南籥是也非南北之南詳周本紀  
古今傳記皆云后趨卒葬於陽城今登封縣西有  
啓母墓又有少姨廟云是啓母之妹一在河南一  
在偃師縣南一在鞏縣東南一在登封縣北其在  
縣西者唐楊炯有記甚詳文多不載虛元明輩又

以啓母爲陽翟夫人按嵩高記陽翟夫人孕三十  
月而生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  
母祠古文啓開闔通後世亦有稱啓名開者陽翟  
夫人所生之子別有名不可考非禹之子啓也因  
嵩高有開母祠亦訛以陽翟夫人爲禹妃塗山氏  
耳古記禹又有妾乃娶於天者名聖姑山海經禹  
有妾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脩鞞脩鞞生綽  
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爲毛民夏后開珥兩青蛇  
乘龍於流沙之西上三嬪於天因得九辨歌以下

而歌九招既謂禹娶天之聖姑又謂啓以三嬪上於天此皆誕妄不足辨蓋因禹稱神禹故後世神惟之事多附會也

### 夏桀妃

妹喜列女傳妹作末蒙山氏女桀嘗伐蒙山得之蒙山羅泌曰夏世侯伯國是爲岷山氏卽宋之蒙州蒙山郡非晉陽之蒙山也洛書錄運法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以觀於帝遂爲帝妃逢卽蒙山氏蒙與逢聲相近又曰觀於胤甲以爲太子妃則誤

矣桀乃胤甲之孫非太子也屈原天問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柳宗元對曰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言非妹嬉湯何由以伐桀也蓋本國語謂妹喜比伊尹以亡夏妲己比膠鬲以亡商注比同也言妹喜妲己之亡夏商與伊尹膠鬲同也不知者以昧喜妲己比昵伊尹膠鬲以亡夏商亦謬妄矣列女傳顏師古劉恕外紀以妹嬉爲有施氏之女未知孰是妹嬉姣而好男行弁服帶劍桀嘗置之膝上以金簪

貫玉螭爲冠媚之妹嬉好裂帛聲祭日令裂帛以  
希妹嬉一笑嗜珍味必有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  
海之菁東海之鯨又爲之作象廊玉床傾宮旋臺  
瓊室列女傳傾宮言造作反常若欹傾也旋臺登  
之常若旋轉一名搖臺謂瑤臺者非晏子春秋曰  
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  
宮其說互異時大臣皆諫妹嬉乃請於桀君之威  
衰而令不行皆以妾爲名願賜妾死桀怒於是摘  
嬉者誅忤嬉者死諫嬉者亡與嬉者昌而群下杜  
口矣時會子仍有緡勃之克有緡又命扁伐緡山  
氏以爲岷山者誤緡山莊王以二女女焉一曰琬  
一曰琰愛而無子乃刻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曰琬  
華曰琰飾瑤臺以居之則琬琰之刻非佳事也今  
人以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亦不詳考矣  
桀既嬖二女遂棄元妃於洛元妃卽妹嬉也時宮  
中女子化爲龍俄爲婦人甚麗而嗜食人桀命爲  
較妾能告吉凶亦見任昉述異記後魏正光元年  
首陽溪有虹化爲女子宇文顯進之於帝通幸之

不得其聲如鍾復爲甕而去未幾帝崩卽桀較妾  
之類也湯旣伐夏桀遂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  
海奔於南巢之山詳桀本紀弟妹喜旣見棄於洛  
矣又云與桀同奔於南巢豈旣棄而復還耶

### 商契母

契母簡迪有娥氏女一作易迪易與簡義通易又  
作邊則字之誤也有娥在今蒲州舊說在西周之  
北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山之北妹妾張守節曰  
桀嘗敗於有娥則蒲州爲是呂氏春秋曰有娥氏  
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天帝命燕往視  
之其鳴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  
而視之燕遺卵而去遂不返簡迪因吞其卵非行  
浴而得燕卵也司馬遷鄭康成因之皆謂簡狄行  
浴燕遺卵而吞之生契與呂氏少異高誘則曰簡  
迪以春分玄鳥至日從帝祀高媒與二妹浴於玄  
水之丘鳥卵而遺之五色具好覆以筐簡迪得而  
吞之余按古毛詩注帝嚳於玄鳥至日以太牢祀  
高媒蓋記其所子之時日云爾是古說猶未誤也

鄭康成輕信子長朱考亭又輕信鄭康成以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之語求其說而不得遂謂簡迪吞  
燕卵而生契是以不祥誣聖人亦何待詞畢乎

### 秦宣太后

宣太后芊氏楚人秦武王之八子也八子詳秦孝  
文王紀生昭襄王先是武王取於魏曰悼武王后  
無子昭襄王年十九卽位而芊八子遂稱宣太后  
於是悼武王后歸魏昭襄王二年秦內亂殺公子  
雍公子壯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惠文后者武王  
母也宣太后遂臨朝稱制詳史記漢唐以來女后  
臨朝稱制自宣太后始時太后異父長弟曰穰侯  
魏冉同父弟曰芊戎亦曰辛戎號曰新城君亦稱

華陽君與王同母弟涇陽君高陵君皆擅國而穰侯又爲將范雎自魏入秦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亾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太后用之上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邑中有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使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以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從王分故臣居山東止聞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華陽不聞有土臣恐萬世之後有王之國者非王之子孫



也秦王懼乃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而  
太后遂廢詳范雎及穰侯傳先是魏人段干越人  
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  
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  
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  
故纏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  
是纏牽長也鮑彪曰時新城君之寵已少衰矣故  
范雎得而間焉戰國策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  
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  
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  
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  
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  
積怨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  
乎太后曰善乃止余按太后以昭王四十一年廢  
四十二年崩旣廢之後尚能出令以人爲殉乎欲  
以醜夫爲殉之令乃未廢時嘗有此言而國策謂  
爲將死出令不可信也

秦帝太后

帝太后者邯鄲人秦去諡法故止曰帝太后也絕好善舞爲呂不韋寵妃有身而莊襄王子楚時爲質於趙數從不韋飲見而悅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鈞奇乃獻太后於子楚太后自匿有身至大期時踰十二月生始皇帝詳莊襄王紀及呂不韋傳產子者以十月爲大期太后未獻於子楚時有身已兩月也始皇帝立年少太后時特竊私通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從倡樂使毒以其陰闔桐輪而行以桐木爲小車輪也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令舍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生二子嫪毐常從賞賜甚厚封毒爲長信侯以太原爲毒國事皆決於嫪毐

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張守節曰嫪毐虬反毒酷改反故世人罵淫者曰嫪毐詳余疑耀一日毒嘗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瞑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與我亢所與鬪者走白始皇毒實非宦者始皇下吏議卒誅滅毒詳史記遂遷太后於雍黃腸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之闕下蒺藜其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滄州人也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得生諱亡者不可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

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蒞  
藜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  
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教乃獨之上  
卿王自駕虛左方徃迎太后歸于咸陽復爲母子  
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  
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愚謂焦之責始  
皇也以殺弟爲不慈遷母爲不孝殺諫士爲桀紂  
是矣弟以車裂假父爲嫉妬豈爾時不以假父爲  
毋詬乎嫪毐旣誅滅惟文信侯以奉先王功不忍  
誅僅免相就國隄二年乃徙蜀飲鴆而死亦詳品  
不韋傳

華陽太后夏太后

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無子華陽亭名在洛  
州密縣夏姬有子異人而無寵呂不韋欲孝文王  
立異人爲太子乃入秦說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  
王年高矣夫人無子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舍輔  
之夫人之門必生蓬蒿矣異人賢無母於內故爲

質於趙願一得歸夫人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卽請於夫人  
爲請於趙異人歸呂不韋令異人以楚服見夫人  
悅其狀曰吾楚人也自子之乃更異人名爲子楚  
遂立爲太子是爲莊襄王而夫人爲華陽太后夏  
姬爲夏太后子侯士倉未詳秦始皇七年夏太后  
薨嘗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刻葬杜東  
杜原之東也在萬年縣南二十五里一作葬范陵  
夏太后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  
家邑至漢宣帝元康元年果起杜陵余按漢武昭  
宣三陵皆三萬戶計百六十餘年夏太后之言驗  
矣莊襄王葬芷陽地理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在  
長安東故曰東望吾子也張守節又云莊襄陵在  
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秦始皇之北故俗亦  
稱見子陵

漢高帝母后

皇甫謐曰高祖母姓王氏而泗水亭長碑高祖母

姓溫司馬貞嘗得此碑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  
輩反覆執對沉嘆久之謂昔人皆未前聞也馬班  
稱劉媪者豈溫字之誤乎春秋握成圖母名含始  
詩含神霧亦稱含媪未知孰是其稱媪者禮樂志  
地神曰富媪張晏曰坤爲母故稱媪也幽州及漢  
中皆呼老嫗爲媪左師觸龍謂太后曰媪愛燕后  
賢長安君是媪者女人高年之尊稱也顏師古又  
曰史家不詳著高祖之母姓人無得而稱焉故止  
取當時相呼稱號而錄之皇甫士安妄引圖讖強

爲高祖父母名字皆不可信豈有高祖父母姓名  
具存而司馬遷不詳載者乎此亦一說陳雷風俗  
傳高祖起兵野戰時皇妣喪於黃鄉括地志黃鄉  
卽小黃其故城在汴州陳雷縣東北三十三里高  
祖旣平定天下乃使使者以梓宮招母魂於小黃  
時有丹蛇在水自灑浴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  
焉故諡曰昭靈夫人立廟小黃祠之昭靈夫人之  
娠高祖也夢與神遇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  
如龍戲已合誠圖云劉媪夢與龍遇生執嘉是夢

遇龍者乃太公之母非高祖之母也詩含神霧云  
赤龍感女媧劉季興此卽薄姬夢黃龍據腹之類  
司馬遷言太公往視媧息於大澤之陂見蛟龍於  
其上亦猶范增言吾使人望其氣皆成五色龍文  
而班固以蛟龍作交龍豈有人而與龍合者乎方  
紫陽曰交龍當是兩龍相交於大澤之上而劉媪  
適偃息其下兩不相關今醫家言人夢與鬼交者  
男子婦人獨宿而有淫思則必夢之然皆夢人也  
非夢鬼也劉媪有邪念所夢亦必人而已好事者  
見高祖貴爲天子遂牽合傳會以神其說司馬遷  
好奇據以爲史班固亦襲之不以爲疑耳帝王世  
紀又云漢昭靈后含始遊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  
如日英吞之生高祖洛池莫詳所在王充曰高祖  
在母身之時息于澤內蛟龍在上及起爲沛公楚  
望漢軍氣成五色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豈天憎  
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耶

西園存稿附錄後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補史傳

臯陶

臯陶父曰大業娶少典氏後人之女曰華生臯陶  
八凱之一也臯一作咎陶一作繇班固鄭玄皆云  
臯陶字庭堅杜預注左傳及林堯叟皆從之左傳  
文公六年蓼與六滅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以  
蓼為庭堅之後六為臯陶之後也杜預林堯叟從



班固鄭玄皆以臯陶庭堅爲一人臧文仲之言豈  
並舉其名與字耶徐廣曰或以英六爲臯陶之後  
而史記止言英漢英布卽其苗裔也索隱曰地理  
志六卽安國之六縣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曰英  
卽蓼也括地志光州固始縣本春秋時蓼國太康  
地志又云蓼國先在南陽故豫州偃縣界卽故胡  
城後徙於此而楚滅之或在許亦未知孰是春秋  
元命包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馬喙子  
其母曰扶始升高丘觀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  
生臯陶卽馬喙子也馬喙一曰馬口淮南子作鳥  
喙今獄中繪臯陶像皆作馬首又以臯陶生馬喙  
故有疑虞延之士師爲臯陶子者旣誤世本又以  
高陽生大業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史記  
音義又以大業爲臯陶以臯陶生伯益更誤宋祁  
新唐書亦從之何也臯陶嘗漁于雷澤舜求而得  
之以爲士師乃立犴獄造科律封於臯故曰臯陶  
風俗通曰咎陶造律蕭何成九章傅子曰律者咎  
陶之遺訓蕭何廣之後漢張敏曰咎陶造法律原

其意皆欲禁民爲非一振褐而不仁者遠世本謂  
魯陶作五刑非是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爲大理天  
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矣此卽夔一足之說也蓋  
臯陶爲士師其折獄不待言者故曰瘖臯陶陳謨  
以廢歌謂之瘖可乎荀子曰臯陶色如削瓜今姑  
布家謂人之面如削瓜者必寡恩臯陶爲士師豈  
寡恩者耶王克論衡曰臯陶時有解屨者如羊而  
一角青色四足亦名神羊性知曲直能觸不直者  
蘇氏演義云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鬪則觸不  
直聞爭論則咋不正神異經亦云性忠見邪則觸  
困猶不止東方之獸也故立於獄階東北許氏說  
文云如牛一名任法黃帝時有以遺帝者詳黃帝  
本紀臯陶事之以治獄有罪疑者令神羊觸之故  
天下無冤民晉輿服志御史法冠一名柱後解薦  
冠以其能觸邪也田俅子曰堯時有獬豸緝其皮  
毛以爲帳豈亦辟邪之義耶有謂解屨亦羊類羊  
性亦知曲直昔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微訟  
三年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

到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畢羊  
起觸之齊人以為有神而謂羊性亦觸邪未必然  
也詳余疑耀第六卷後世建尉寺既尊臯陶為獄  
神後漢范滂入獄請祀臯陶不從常祀以社日後  
改以孟秋或曰臯陶以壬辰日歿故壬辰日不可  
訊囚余按書若稽古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孟  
子言道統之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  
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臯陶之德如此唐天寶  
二年尊臯陶為德明皇帝豈以是耶堯禪舜命之  
作土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  
有禪之意未及禪會臯陶卒而後薦益於天易歸  
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臯陶曰  
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臯陶臯  
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鄉弟  
禹初讓位於臯陶而臯陶已薨是臯陶固未及事  
帝啓明甚歸藏易誤而司馬遷不考何也臯陶卒  
葬於臯謂之公琴楚人以冢為琴謂公冢也在今  
公安北十五里安豐芍陂中大家是也括地志又

西園存稿  
云咎繇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  
東卽今廬江縣又今山西洪洞縣十三里有臯陶  
墓西爲虞士師廟元元統二年建國朝命有司歲  
時致祭亦以庭堅爲陶字是臯陶之墓凡三說不  
知孰是臯陶有二子長伯翳卽大費詳秦本紀次  
仲甄封於偃爲偃姓後人或以伯翳爲伯益又以  
偃作優皆誤

后夔

夔一 作歸國語曰芊姓歸越卽夔之後也葉叶聲  
儀曰昔歸典樂尚書中候曰禹拜稽首讓于益歸  
汭歸堯臣讀爲夔宋衷曰歸卽夔之歸鄉乃秭歸  
縣地有夔鄉夔封于此故秭歸縣十里有夔子城  
高唐賦作秭歸袁山松輩以爲女媧歸屈原喜故  
曰秭歸皆誤山海經東海中流波山有獸狀如牛  
蒼身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  
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楹以雷  
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經未必出於  
伯益此因后夔之知樂而傳會之也禮書云堯命

質倣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質一作鄭卽夔也古文二字相近八風詳高陽氏本紀先是堯常使夔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麋輅置缶而鼓之詳堯本紀余按舜命九官而八官皆讓夔獨不讓且復昌言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夔之自期且自喜得君可以自效也及益稷篇又自贊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又夔之自叙其樂之成且自喜得以報君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諸君子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重出何其輕於議經耶夔龍益稷皆同德之賢禮記仲尼燕居篇謂夔不達禮夫帝命夔典樂亦命以教胄子此非禮乎不達於禮而堯命之乎况舜之命伯翳爲秩宗伯翳且以讓夔矣不達於禮而伯翳讓之乎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度允克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

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  
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  
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又欲求人而佐  
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  
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  
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蓋重黎之舉夔爲樂正  
欲更求賢以佐夔舜曰一夔足矣荀子曰知樂者  
衆夔獨以一人而足後人不悟謂有一足之獸其  
名曰夔詳莊周書遂疑后夔爲一足此惑於山海  
經者也益稷謨曰戛擊鳴球搏拊瑟琴以詠孔安  
國曰球玉磬也孔穎達曰戛戛敵也擊擊祝也鳴  
鳴其球也蔡沉以戛擊爲考擊良是如穎達之說  
與下文祝敵不重出乎搏拊孔安國曰以常爲之  
實之以糠所以節樂孔穎達曰擊搏拊是搏拊一  
器也蔡沉以至訓搏以循訓拊第琴瑟非可以拊  
搏者余亦不敢以沉之說爲然也沈括口鳴球非  
可戛擊和之至有時而搏拊不知其然而然宜乎  
祖考之來格也此又畫蛇添足者也世紀曰舜作

蕭韶有景星耀於房鳳皇來儀蘇子由古史曰舜  
 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舜  
 始故其歌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皇  
 喈喈宋子京曰鳳未必來百獸亦未必舞也樂作  
 於朝廷郊廟鳥獸何自而至耶此又輕於議古者  
 矣羅莘田舜治成而鳳來儀然後作蕭韶九成以  
 象之此以麟獲而後春秋作以推之余不敢從也  
 余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  
 虎為前驅雕鷂鷹鸞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以聲致禽獸也然則禽獸之心豈異人  
 乎形音與人異而人不知所以接之聖人無所不  
 知無所不通故能引而使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  
 人同者其來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避寒就溫若則有群行則有  
 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上古  
 之時即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中古之時始驚駭散  
 亂淩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

國其人皆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也太古神  
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  
訓而受之同於神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  
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鳥是以  
棠梨之花以羯鼓而縱美人之草以度曲而搖草  
木無情尚可感召况鳥獸有情者乎王充曰鳥獸  
好聲音其耳與人同也匏巴鼓琴鳥舞魚躍伯牙  
彈琴馴鳥仰秣師曠一奏清角玄鶴二八翔舞於  
廷漢宣帝廟告白鶴來集昭帝寢祠鴈五色集廟  
赤鶴繼至皇甫政帥越泛月鏡湖有吹笛者二龍  
輔舟而聽夏仲御刺水爲鱣鮪之躍鮪鮪之引白  
魚躍舟杜鴻漸夜月宴綿谷郵亭羯鼓數曲四山  
猿鳥忻然皆鳴群羊與犬亦皆踴躍使旋而舞疾  
徐高下一如鼓節李後主演樂記曰鳥鳴嚶嚶以  
其彙征鹿鳴麇麇以其類聚卽常人且能以聲音  
感召異類况聖人御天賢臣考樂笙管有鳥之音  
鍾鼓祝嘏有獸之音卽頑空跣實之物且踳踳乎



山谷椒薄之間何必踟躕虞延乃爲來儀率舞耶  
王仲淹曰虞氏之德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鳳皇何不來而鄭康成以百獸爲伏不氏之  
所養者豈來儀之鳳亦通禽言孟■氏之所馴乎  
余按舜時后夔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  
用樂器凡八百至周改用宮商角徵羽以製五音  
樂器止五百至唐又減至三百太宗朝三百樂器  
內以絲竹爲胡部止用宮商角羽各分平上去入  
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詳余疑耀第十卷時  
有仍之女美而黜厥澤可鑑夔納之是爲玄妻生  
伯封貪怵無厭忿類無期實有豕心人謂封豕后  
羿滅之夔走以不祀羅泌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  
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也  
仲康征羲和而夔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矣  
金氏曰伯封后夔之子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  
之誣信然

許由

許由字武仲河南陽城人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

坐邪膳不食隱於沛澤之中莊周謂許由與齧缺  
王倪爲友堯從而問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  
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岌乎天下齧缺聰明睿智  
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  
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與  
物化而未始有恒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  
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許由欲  
觀帝意謂堯曰帝坐華堂之上面雙闕之下君榮  
願已得矣堯曰予立於靈扉之內霏然而雲生牖

坐於華堂之上森然而松生棟雖面雙闕無異崔

嵬之冠蓬萊雖背■郭無異回巒之縈崑崙予安

知其所以下榮故曰堯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遂  
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逃而耕於潁水之陽終  
其身無矜天下之色詳莊周書許由沒而塋於箕  
山堯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  
祀不絕後人數謂堯非以天下讓由也欲以祿位  
而臣由耳故由去之而隱於箕山益都耆舊傳曰  
堯優禮許由非不弘也而洗其耳或問於揚雄堯

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有諸雄曰好大者爲之也嶺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儻舜之重則不輕於山矣好夫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魏子亦曰許由立身守志不甘祿位此實錄也余按左傳鄭莊公言許太岳之後也堯嘗遜於四岳則由嘗仕堯朝矣故有曰許由諸侯也由隱箕山後人卽遜之者當是由族未必卽由也由隱箕山後人卽以由爲箕山之神不然則有兩許由矣箕山今在山西平陸縣東北九十里其狀類箕下有水曰清

淵卽巢父洗耳處張茂先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子雲亦謂好誇大者爲之余嘗謂世以莊周書皆寓言此未深考耳堯讓許由非寓言也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卽其一也周見堯嘗讓四岳遂借以爲堯讓天下耳又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而由不就此周所以疑堯讓由以天下也司馬遷稱箕山有巢由家是亦未嘗固執爲無許由而子雲謾言之故晉石崇曰聖人在位群材畢舉量才任能大小允宜時稷播嘉穀契

數五教阜陶夔龍各已授職大位已克矣許由巢  
父皆元凱之流自宜敦廉讓以勵俗然後動靜之  
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無能名將  
何疑焉宋呂正獻公謂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可謂  
無其人楊誠齋詩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  
有許由子雲之爲莽大夫宜矣

### 后羿

有窮后羿者有窮國之諸侯也羿从羽从井或作  
彳偃姓出於皐陶或云姓鬲非是窮卽窮石舊記

皆謂刪丹以淮南子窮水出窮石在刪丹也在宋  
之張汝楚人救潛沈尹戍與吳師遇於窮潛卽此  
窮也左傳疏說文帝王世紀羿帝嚳射官賈逵云  
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帝嚳賜羿以彤弓素矢  
封於鋤爲帝司射杜預云羿自鋤遷於窮石括地  
象曰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置於林木之下以聽  
蟬鳴還取羿群蟬俱鳴父母驚怖舍羿而去羿遂  
爲山中野人所養淮南子隨巢子皆言羿左臂長  
世言猿臂善射謂猿臂長也羿年二十習弓矢仰

天嘆曰我射四方矢至門當止因捍弓激矢矢果  
止於羿之門乃隨矢去而學射於吉甫堯時有鑿  
齒窳窳長蛇封豕大風九嬰十日河伯之害羿皆  
以射而誅戮之詳堯本紀是羿者官之名非人之  
名羿歷唐及夏其子孫皆襲羿之職以司射亦皆  
稱羿是堯時之羿夏之羿皆別有名史傳莫載皆  
不可考也吉甫莫詳其人時有楚狐父者先以善  
射聞羿亦得其道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  
射羿曰牛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  
復從楚狐父三年而益精其術吳賀亦莫詳其人  
夏后太康命羿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日中之  
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動射之矢  
逸再之不中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今  
再發而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削地之爲災而萬  
金爲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則  
天下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無欲之道矣  
荀子亦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名曰般善射以好思  
耳目之欲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

關耳日之欲遠蚊蚋之聲閒居靜思則其射善矣  
 屈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王逸謂  
 羿常與水神宓妃交接或云有洛氏女非河神之  
 宓妃也柳宗元對口震鼉厥鱗矢集于腕肆呌帝  
 不謀失位茲謾有洛之媯焉妻于狡謂誕妄不足  
 言也淮南子曰羿請不灰之藥於西王母其妻竊  
 藥奔於月為嫦娥張衡靈憲亦述之曰羿請無不灰  
 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  
 黃白黃筮巫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  
 驚毋恐後其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未  
 常言嫦娥為羿妻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  
 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  
 儀氏之後也後人有月中嫦娥之說蓋起於淮南  
 子張衡靈憲故誤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  
 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  
 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  
 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  
 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又有謂河伯化

附錄後

為白龍遊水傍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  
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犯與堯時羿射河伯  
似又不同天問又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珧弓名  
決射鞬也羅莘曰封豨即后夔之子伯封也詳后  
夔列傳又曰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謂  
羿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而天帝猶不順羿之  
所為也柳宗元對曰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  
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亦疑其為  
誕妄者余按屈原所述夔羿遺事他傳記皆未經

是屈原天問在秦末林氏書之前必有所據非漫言  
也洪興祖曰屈原所言羿乃堯時之羿非有窮之  
羿也但屈原又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  
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是羿既射封  
豨又射封狐而浞會其家又為夏太康之羿矣王  
逸謂射狐乃犯天之孽不得其說羿以善射故好  
田獵周辛甲為太史命百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舜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詳具左傳魯襄公四年宋儒真  
德秀曰羿因太康之遊獵而篡之已又以遊獵爲  
浞所篡此謂與亂同事罔不亾也余謂羿之篡逆  
如此卽不遊獵而有不亾者乎時羿棄其良臣武  
羅伯囚熊髡龍圉四人而信寒浞寒浞者寒國之  
邑倚姓或云邳姓宋之維州北海東二十二里有  
寒亭杜預曰在平壽東壽光縣界浞乃其君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以讒棄之羿以爲已相詳

具左傳襄公年浞之正妻純狐氏有子早卒婦  
曰女岐寡居澆強圉而蒸之故屈原天問曰惟澆  
在戶何求於嫂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是澆者疑  
浞之族子乎王逸謂澆至女岐之戶陽有所求因  
令女岐縫裳而同宿也其曰何少康逐犬而顛隕  
厥首又曰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謂少康令澆  
之家臣女艾夜襲澆羅莘曰女卽汝字國名也亦  
夏時之諸侯也未知孰是女艾誤得女岐以爲澆  
而斷其頭故云易厥首也沈約注竹書曰女艾從



澆田獵放犬逐獸因啖犬逐澆澆顛隕艾乃斬澆以歸少康其說互異少康又使季杼誘豷而滅之柳宗元對曰澆嫪在戶兇麇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旣裳旣舍宜咸墜厥首謂澆旣聚麇少康假以田獵而誅澆以安其土宇女岐爲澆縫裳同舍淫穢如此自宜隕厥首者也浞之初爲羿相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憲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出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侯於窮門金濂會編南軒前編帝相八歲壬午寒浞殺羿或曰浞殺羿以桃楸而烹之淮南子曰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楸楸大杖以桃木爲之擊羿以死後世謂鬼畏桃以此陳音曰楚狐父以射傳羿羿傳逢蒙王克論衡作龐門是子亦曰逢門卽逢蒙也炎帝之後或曰羿出而田獵凡八年始歸浞乃令逢蒙射殺之其說互異又云死於桃楸何也離騷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徯羿淫游以佚畋兮又

好射大封狐固流亂其馘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前  
編曰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女之不端左氏述  
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爲盡大羿篡夏者逆亂  
之流理固歟終矣况又有遊畋之荒讒慝之蔽乎  
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有云羿夙祀爲宗布布  
射之祭名也又曰祀爲五行神余謂此亦如洪興  
祖所云堯時之羿能射殺鱉齒窳窳九嬰十日諸  
兇難而有功於世故祀之若太康時之羿則逐君  
篡國人人得而誅者其可祀乎浞既殺羿遂代夏  
而自立爲帝襲有窮之號天問曰浞娶純狐眩妻  
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朱考亭謂浞惑愛  
純狐氏遂謀於純狐以共殺羿何羿之勇力技藝  
如此而衆交吞謀之也柳宗元對曰寒讒婦謀后  
羿卒戕荒棄于野俾紆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  
弧勇力技藝不足恃而適以自戕如此浞既因羿  
之室生梟與羶梟亦作澆又作敖梟多力能陸地  
行舟論語所謂梟盪舟也

傳說

傳說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地里志一名傅險在虞  
號之間通道所經水經注在沙澗水北有澗水壞  
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賢而代胥靡之築以售  
食焉韓非子曰傳說轉鬻注云轉次而傭故曰鬻  
也括地志云傅巖在陝西河北縣北七里尸子曰  
傅崑在北海之洲姝安帝王世紀以其得之傅崑  
故曰傳說豈崑故名傅乎或說本姓傅而此崑以  
說得名亦未可知也古今姓纂北地傅氏殷相說  
之後因說築於傅崑因以爲姓漢末居於南陽楚  
詞說操築於傅崑今武丁用而不疑皇甫謐曰高  
宗夢天賜賢人以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曰我徒也  
姓傅名說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  
者相也說者權說也天下當有相我說民者乎明  
日審夢以示百官皆非也乃使工人寫其形像求  
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  
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崑故謂之傅山海  
經曰傅崑傳說隱處俗人名爲聖人窟故墨子曰  
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售築于傅

巖之域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也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役徒也以士君子之身何自苦而衣胥靡衣爲刑人之事乎蔡仲默亦以爲卜築之築亦足據也二孔注尚書亦從之孟子亦以爲說果代刑徒而事版築揚公慎亦以孟子爲誤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淮南鴻烈解注傳說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觀象賦曰傳說登天而乘尾注傳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龍駟之間石氏云傳說一名太祝鄭樵通志云謂之傳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尙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說騎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按在天爲星辰在人爲聖賢于理固有然者乃變古而曲爲之說則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也又將何說乎余按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群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群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焉鄭樵曰高宗旣得說因巖以傳

西園存稿  
五  
爲名卽賜說以巖爲姓若然則傳說原有舊姓名  
不可考矣二孔又以爲巖傍先有姓傅者亦不知  
何所據也拾遺記云傳說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  
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爲阿衡也又云傳  
說去其春築釋彼傅皆應翹星而來相可謂知幾  
其神矣同碯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合  
道會則通楊公慎亦曰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  
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  
聽也故徵之于夢焉蓋商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  
信而尊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荀子曰鄉也  
胥靡之人俄而受天下之大器文粹權論曰高宗  
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之皂隸之徒儀於百  
辟之上慮群情不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  
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說苑云夫遇  
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坻傅之城武丁  
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寤成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  
童見桓公得之時朔也百里自賣五羊之皮爲奈  
人傅穆公得之時強也時乎時乎雖聖人不能違

乎

### 伊尹

伊尹孫子其書曰名摯故孔安國亦曰伊摯稱伊尹者尹正也言以正天下也阿衡者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以取平也亦云保衡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之北空桑地名其說不一詳西園史餘循蜚紀呂氏春秋乃言有佻氏採一嬰兒於桑樹之上故名空桑王逸注楚詞遂曰母之姪摯也夢神女告之曰灶生龍壘去無反顧居無何灶中果有龍母遂去東走而顧視其邑盡爲水母遂溺歿化爲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於水涯有莘之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湯娶有莘氏女聞摯賢使人請於有莘氏有莘亦惡摯之出於水也摯亦欲歸湯故有莘遂以爲媵女也一說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下獻之其君其君令佻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女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毋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

爲水身因化爲空桑皆荒誕之說不足辨也有謂  
伊尹嘗爲桀酒保又云爲庖正醜夏而歸湯不知  
何所據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燔以燿火爨以犧假  
明日設朝而見之呂氏春秋謂湯祓伊尹於廟薰  
以萑蒿欲子孫蕃殖不失其類如萑蒿也伊尹說  
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  
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  
肉獲者臊草食者膾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  
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  
時徐滅腥去臊除膾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  
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  
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敝熟而不  
爛甘而不稠苦而不嘜酸而不酷醎而不減辛而  
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肉之美者猩狸之唇獾  
豸之多雉鱸之翠述蕩之腎旄象之約流沙之西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  
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

菴水之魚名曰鱣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  
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  
之東中容之國有炎木玄木之葉焉餘瞿之南南  
極之崖有萊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  
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  
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茵鱣鮪之醢宰揭之  
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  
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  
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槵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  
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泉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  
山之北椽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  
青島之所有甘楹焉江浦之楸雲夢之柚漢上石  
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追風之乘非先  
焉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強爲必先知道道  
者正彼在巳巳成而天子成人子成則至味具故  
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巳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  
矣豈越越多業哉此傳會割烹烹要湯之說也故  
陸賈云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於草廬之



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在衡門之裏志  
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下之佐尅夏之  
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賤之類然後海內  
治百姓寧孟子言湯聘伊尹于有莘之野凡三反  
司馬遷言五反必有所據尹於是言素王及九主  
之事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也九王者三皇  
五帝及夏禹也劉向所稱九王載之七錄法君謂  
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  
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

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  
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曾授子之也專君謂專  
已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官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  
滅君歿若楚平王漢吳淠也寄君謂人困于下主  
騎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匹夫也匡君匡當  
是固字之訛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  
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  
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社君二字不可解又有以  
三歲社君爲二更不可解劉向說苑湯又問伊尹

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士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澤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湯又問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對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

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闕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正疆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其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爲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又問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又參是爲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呂氏春秋又云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腴理遂通精氣口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

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  
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  
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言正身  
也故伊尹既相湯而興土功長脛者使之跼鍾強  
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  
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於是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勤桀怒起

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

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供職貢

桀怒起

師不起伊尹曰可矣遂伐桀又有

謂伊尹適夏與妹喜交而亡夏亦敢于誣蠆聖人  
矣柳宗元曰尹常退而思之謂湯誠仁其功達桀  
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可及于天故四就湯而五就  
桀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正以見伊尹之大也故  
作伊尹五就桀贊文多不載嗟嗟宗元之就王叔  
文也豈亦有欲速其功之意乎湯既崩太甲立而  
伊尹訓之其伊訓時太甲過未顯著特其端倪已

見伊尹欲預防于未然故其辭嚴以峻及太甲固  
念其過昭然伊尹猶冀其速改而不欲激之也故  
其辭和以婉既而太甲處仁遷義當改過之初伊  
尹深自慶幸故其辭舒以溫既又申誥于改過之  
後慮其或不克終也故其辭深以厲至是太甲之  
德已成而已將告老故其辭粹以遠前有禹臯後  
有說且亘古嘉謨雖與日月並光可也汲冢紀年  
曰仲壬卽位居亳崩其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宮  
乃自立也伊尹卽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  
中分之沈約亦以爲然其誣讖聖賢如此子王子  
曰成湯掛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  
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  
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  
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湯而  
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於伊  
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疑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  
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且有

此精微之論余讀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  
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厚  
重朝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  
竟以是率德爲商令王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  
聖人而能之乎古人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  
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  
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乎沃丁八年伊尹乃卒年  
百餘歲矣先是伊尹告老於太甲之末年而歸其  
邑沃丁以三公禮葬伊尹于亳在湯冢之西從先  
王也六霧三日沃丁復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  
牢親臨喪以報大德焉余按伊尹卒在沃丁之世  
昔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伊尹壽  
當百歲伊尹告歸政之日當在七十左右也史記  
太戊立伊陟爲相伊尹之子也伊尹與湯同伐夏  
者自湯至太戊凡七世矣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  
伊尹父子安得年歲久長如此乃知遷之所述帝  
系世本皆不足憑也

三仁傳

微子名啓史記作開子爵也帝乙長子紂之異母  
兄也嘗爲太師微圻內國名一統志微子城在今  
潞州府潞城縣比干紂之諸父箕子名胥餘胥一  
作耳鄭玄王肅曰亦紂之諸父也箕采邑名紂旣  
卽位淫泆日甚韓非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謂  
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劍必將爲犀玉之杯象箸玉  
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  
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席室高臺吾  
畏其卒故怖其始也諫之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

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  
民不忍爲也乃披髮佯狂而隱而鼓琴以自悲後  
世遂有箕子操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  
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不忠也二者不  
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披髮佯狂詩曰人亦  
有言靡哲不愚此之謂也其說互異其爲之奴如  
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也尸佼曰箕子胥  
餘漆身爲癩獲免未言爲奴也比干之死也韓詩  
外傳劉向新序皆言紂爲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

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又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幸乃陳先王之艱難天命之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三日不去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脩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剝視其心韓嬰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此之謂也微子聞之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君不聽則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勸微子去乃行詳尚書微子篇梁書本紀曰王馬駿奔表微子之去屈原天問曰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又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譏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金唐柳宗元對曰醢梅奴箕忠戚喪以醜厚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謬侈麗詳王逸楚詞章句楊公慎曰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微子有四手也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左手牽羊右手



紀茅乎此皆必無之事蓋肉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以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况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面縛乎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可謂之仁也若箕子比干俱以死諫者比干偶逢紂之怒故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為奴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當

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矣箕子豈知他日武王之訪也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誣罔聖賢之論不可不辨也十有三祀訪道於箕子箕子陳洪範註尚書洪範及朱考亭皇極辨文多不載余按書稱十有三祀則知箕子未嘗臣於武王武王訪於箕子是武王亦未嘗臣箕子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誰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

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任則不可洪  
範大傳又言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見釋  
也乃走之朝鮮武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教其民  
以禮義出蚕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  
殺相傷以當時殺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  
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  
娶無所讐言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  
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藿豆都邑頗放效吏  
往往不桴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

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犯禁者多至  
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范曄曰箕子施八  
條之約於朝鮮回頑溥之俗就寬畧之流行數百  
千年故東藝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  
意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

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  
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蓋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箕子旣封於朝鮮來朝過殷故墟作麥秀之歌詳  
司馬史記周成王之三年成王旣討武庚誅之乃

封微子啓於宋以紹殷後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有喪拜焉詳尚書微子之命及宋世家正義曰微  
子紂之同母庶兄按同母庶兄者先儒謂生微子  
時母尚爲妾及爲后乃生紂故微子爲庶豈有二母  
而以前後分貴賤爲嫡庶不近人情微子與紂必  
異母也尚書微子篇微子啓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鄭玄云比干不答志在必成然則箕子本意豈必  
求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孔氏曰微子以災滅在  
近我起受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我教王子  
出合于道子若不出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蓋  
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  
處于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  
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  
誓爲他人蓋將諫紂之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  
比干無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  
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徒  
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  
耳紂旣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比干亦不得

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全以苟生者  
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也紂旣不改  
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致之死則箕子豈  
固欲自經于溝瀆而爲匹夫匹婦之諒乎故遂佯  
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猶得以周旋其間  
彌縫其失而冀其萬一之開悟焉蓋諫行而紂改  
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則二子  
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  
死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乎二子易地則皆  
然矣至于箕子爲微子之計其意以吾二人者皆  
宗國之臣利害休戚其義皆同皆當與社稷相爲  
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  
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于帝乙而立子帝乙不  
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是吾舊所云者是  
以害子若起諫于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  
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未有毫髮益  
于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爲元子但當遯逃而出乃  
合于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生死以之

畢吾事紂之分而已朱子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淮南子曰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又曰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於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夏侯玄則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才而止或盡心而雷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魏徐幹又曰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

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故唐賈至微子廟御曰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恢復舊物統承先祀也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而使帝乙舍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比干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

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舍微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余按微子之去不過遯出而已孔氏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必不然矣左傳復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啣璧衰經輿櫬之說余竊疑之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微卽不去而面縛啣璧亦非微子之事蓋武庚爲紂之嫡長子父死子繼則國乃其所宜有故而縛輿櫬造門以聽罪者武庚也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殷祀不欲絕紂之後也故武王既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凡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者以微子時已遯於荒野不可羅而致之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此三仁之定論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

### 百里侯

百里侯侯一作奚字井伯楚人也或曰虞人少而仕於虞爲虞大夫鄭樵氏族畧百里氏卽百里奚之後百里地名家於百里因以爲姓是以地爲氏

也秦穆公四年娶晉太子申生之妹時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擄虞君及奚遂以奚爲穆公夫人之媵奚恥之而奔於楚穆公以五羖羊皮贖於楚而得之劉向說苑繆公徵賈人鹽賈人以五羊之皮買百里奚將鹽車於秦穆公觀鹽而見其牛肥問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以肥也奚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說遂用之爲相是以五羖羊贖奚者鹽賈人非穆公也吳張溫自理表有曰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文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又有曰禽息薦奚於穆公不見納穆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闌腦

乃播出穆公感而用僂未知孰是按奚以食牛干  
秦孟子詳辨其誣又復何疑余謂于秦爲誣而食  
牛非誣也傳說且爲人版築卽甯戚亦嘗爲人飯  
牛矣何疑於百里奚乎穆公旣用百里奚一日與  
公孫枝論政枝大不寧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其  
得聖人乎公曰然枝遂歸取鴈以賀穆公致上卿  
以讓奚公不許枝固以讓臣將逃矣許之於是百  
里奚爲上卿枝爲次卿呂氏春秋則曰公孫枝得  
百里奚以賓於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  
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公孫枝曰信賢而任  
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  
誰暇笑遂相之又曰百里奚旣相晉使叔虎齊使  
東郭蹇如秦枝見請之穆公曰此非子之事也退  
將論而罪枝出自明於僂僂請之穆公曰非所聞  
於相國也僂遂令吏行枝之罪乃定官制呂氏春  
秋近是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滄  
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  
初娶我今五年皮臨當別行烹乳鷄今適富貴忘



我爲古樂府百里奚詞則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  
時烹伏雌吹竽屢今曰富貴忘我爲以當作炊蔡  
邕月令章句曰屢屢今曰富貴忘我爲以當作炊蔡  
刻移當時貧困以關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屢又  
或作居歌罷奚尋問之乃其妻也豈奚亡於楚時  
其妻亡於秦抑妻聞奚已爲秦相乃入秦耶然殺  
之役有孟明視者奚之子也豈有身爲秦相子爲  
秦將而不知其妻之在秦妻乃爲人質沅耶余按  
秦詩有鴆彼晨風三章中云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朱考亭謂亦與屢屢之歌同音蓋秦俗也豈秦之  
俗皆輕棄其妻者耶穆公又以百里奚之言用蹇  
叔詳司馬遷史記奚之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戈戟相秦六七年東  
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巴人致貢八  
方來服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人奚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曰此五羊大  
夫之德也子孟明視及蹇叔子西乞術皆詳左氏  
秦晉戰於殽傳及秦穆公本紀

四皓

四皓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園公者或云名庾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以爲號或云姓國名秉或云姓唐或云姓庚或云姓常仙傳拾遺文作東園公顏師古匡俗正謬有園稱陳雷風俗傳自序云園公之後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高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近世商於耕夫掘地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園公神主綺里季神主角里先生神主又各有神祚机皆

漢人隸書其號不應有誤故陳雷風俗傳班固漢書揚雄法言顏師古注皆以爲園公園之爲園明甚特用牘傳寫之訛耳然闕夏黃公神主何也綺里季者綺里姓季名或云季字也或云姓吳姓實字子景或云姓朱名暉字文季畢士安以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人蓋以王逸少陶淵明杜子美皆有黃綺爲一人之語耳夏黃公者一曰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廓一作廣齊人也隱居夏里因以爲號四明志又云黃公鄆八角里先生者

軼人也孔安國秘紀及漢紀仙傳俱作角蠡角音  
祿或作祿里角字上从ノ下从用或云太伯之後  
姓周名術字元道又稱霸上先生范成大姑蘇志  
亦云角里先生本與周同姓名術泰伯之後在洞  
庭西山居故以自號子孫遂以爲氏或作用氏後  
漢有用若叔者乃其後也周洞曆亦云然今太  
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角里村是也漢高帝欲易  
太子張良爲呂后畫策與四皓書曰良仰惟先生  
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自

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  
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  
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  
遊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  
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  
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  
寢而閤闔不閉蓋皇極頌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  
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  
嶽遁不步於郊藪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

省侍展布腹心畧寫至言想望翻然不徇其意四  
皓書答張良曰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  
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  
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於金石飛  
鳥翔於紫闕百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岩穴  
足未嘗踐閭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  
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歌伐  
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  
戈攜手逃奔避後山草倚朽若立循木以濟遂使  
青蠅盜聲於晨鷄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  
持神毋授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  
顧令菽麥厠方丈之御被龍服衮而欲使女蘿上  
紉綾之緒恐渭泥以濁白水飈塵以亂清風是以  
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  
音乞守兔鹿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然不能不出  
以見高祖而定惠帝之位故楊誠齋詩曰翻嫌四  
皓偏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亦一說也元和姓纂  
有綺里夏里祿里三姓皆其後裔顏師古漢書

又云四皓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  
謐之後所附會也仙傳拾遺綺里季東園公角里  
先生夏黃公爲張子房雲霞之友與惠帝所刻神  
像同則畢文簡之說誤矣

